

jebilüzhouxuri



戈壁
绿洲
旭日



敦煌文艺出版社

印象与期望

杨兴昌

1987年夏末，武威正是瓜果飘香的收获季节，地区文联、《红柳》编辑部主持举办有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和河西兄弟地区文学作者六十余人参加的“凉洲笔会”——开展文学艺术创作的横向交流，探讨方兴未艾的“西部文学”——这样规模的文学笔会在武威尚属首次。我曾被邀与笔会会员见面并座谈。座谈会上，新老作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那认真而又活泼、热烈的气氛，广泛而又不乏独到之处的见解，都使我深深地受到感染。几位来自江苏、江西、河北、黑龙江等省的青年作者，以热情洋溢、充满感情的语言，畅谈了他们第一次来到武威、对武威这一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美好印象；他们为能在武威参加这样一次聚会，为能和武威以及河西的文学作者共同交流、探讨，切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因此也对武威地区文联、《红柳》编辑部能够组织、举办这样一次盛会而予以很高的评价。通过这次座谈，联系到在此之前的许多次与本地部分作者交谈的情形，更加深了我对武威地区文学创作、创作队伍的建设现状以及地区文联、《红柳》编辑为此而做出努力的印象。因此在那次笔会上，我是兴之所至，也是有感而发，讲了这样一些意思：许多朋友是第一次来武威，朋友们以作家、诗人的心灵和眼

光来观察武威，感觉武威，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也感受到了许多，并给予了她很高的评价。我相信也理解这样一种真实的感情。

在我们武威这块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生活着具有典型中国西部人特征的、勤劳质朴的一百六十多万劳动人民；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民俗风情，又适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期，那么，有了我们这样一批深深地热爱武威，坚实地植根生活、执着地追求艺术的文学工作者，而在经济和其它方面的暂时的落后，就不会也不能妨碍我们这里产生好作品和大作者的。

事实已经在证明并且不断在印证这一点。

还在粉碎“四人帮”、党中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初，我区就有一大批新老作者拿起笔来，用自己的心声，歌颂党和人民的胜利，揭露极“左”思潮的毒害，热情讴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崭新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进一步追踪时代前进的步伐，顺应历史发展的脉搏，深入生活，解放思想，在追求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多层次、全方位准确而又深刻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同时，追求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个性化。

而且，我认为，这种文学创作的势头日劲，成绩斐然。一些积累深厚的老作者正试图以大手笔来书写大作品，而更多的年轻有为的青年作者的潜力也正在逐渐地释放出来。因此，就屡有我区作者作品或在省级以上出版部门出版发行，或在全国大型刊物上发表、或被全国佳文学选刊选载、或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全国上映、或获得省级以上文学奖的好消息。

传来。对此，我和全区广大文学工作者以及关心我区文学发展的朋友们、同志们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并衷心期待着早日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更多更好的作家。

至此，我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想创作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作到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热切地关注我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把握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同时，在艺术上善于学习勤于探索，不断进取创新。那么，我们的愿望就绝对不会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地区文联的同志们编辑了这样一本文学选集，主要辑入的是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区作者发表的部分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既是向建国四十周年这个光辉节日奉献的一份礼物，又是对我区十年来文学创作成就和创作队伍的一个检阅，也是对文联和《红柳》编辑部十多年来的工作的一个总结——说到这里，不妨再插几句，地区文联和《红柳》编辑部，在十年间先后成立，都曾经为我区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和文学事业的繁荣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十年耕耘，非同寻常，因此选编这样一本可以体现多重意义的文学作品集很有价值。选入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在刚发表时，我就因各种机会谈过了。这次重谈，很觉亲切，同时也有许多新的感受。

至于请我作序，我只能谈谈自己的印象和期望，而对每一篇作品的评价，自有读者自己会作出的。那么，我谨以上面这些文字，表达我的心情，并与全区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勉。

目 录

• 小说

- 红色的云雾.....阎强国 (3)
- 长烟落日处.....雪 漠 (75)
- 大漠恩怨.....李田夫 (143)
- 大山深处.....颜明东 (156)
- 大山的儿女.....陈兰云 (172)
- 卖蒜.....盛彦泉 (189)
- 大力士斯让端主.....刁桑吉 (198)
- 相逢黄昏后.....石万贵 (211)
- 没有结果的黄豆秧.....阎世德 (224)
- 多年以前多年以后.....刘润和 (239)
- 我不要回忆.....寇明林 (247)
- 素笺.....靳万龙 (259)

• 散文

- 不是悲剧的悲剧.....木 车 (265)
- 沙生植物园纪行.....梁 林 (275)
- 沙漠深处.....姜有成 (285)
- 一种风情.....阮 村 (289)

月是故乡明.....	焦西生(294)
乐场拾珍.....	杨生祥(297)

• 诗歌

草原上的男人和草原上的女人.....	孔令明(301)
冬天的吉它声.....	朵生春(304)
背负太阳.....	邱兴玉(307)
场景.....	师永刚(310)
她从云霞中走来.....	乔高才让(312)
第九次浪潮.....	林 祥(315)
没有水的河.....	漠 西(317)
夜的小调.....	才旺瑞乳(320)
实习在上帝的身旁.....	董 红(321)
十九岁.....	彭 华(323)
长城公社剪影.....	李发功(325)
琵琶女.....	潘竞万(329)
塞上忆昔杂诗.....	万 夫(336)

小

说

红色的云雾

阎 强 国

序

光秃秃的黑黄色的山岭向前伸延着。北国劲猎的风吹拂着萌绿的芨芨草尖，灰蓝的野鸽有力地扇动着翅膀，归溶于大山深处。祁连中段主峰的积雪在溶化中，安清河的水涨起来，带着北国土地的肤色，向下游流去。

山峦千姿百态，安清河宛如一条金色的长龙，顺着山脚蜿蜒前行。前面猛然出现一座冷峻的大山，岩崖高悬，倒挂着几棵松树。小河绕山而过，背面是一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山庄，房屋像层层土楼房，一家高于一家，从山脚一直上升到半山腰，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几株白杨树和榆树在小河旁挺直地生长着。山庄前面是一片比较平坦而开阔的土地，青青绿苗，阡陌相错。这山庄叫黑泥湾。

黑泥湾的山脚下有两户人家，都坐西向东，两家的院子只隔一条小窄道，院墙都用黑土打成。不同的是，一家是用土打成的窑洞式门，五间土屋；而另一家则是新修的古式而又很排场的门楼，铅铁板包裹着大门的四角，十二间崭新的瓦房，很有一种威严阔绰感。窑洞门里的掌柜姓岳，叫岳常

生。新门楼里的掌柜姓朱，叫朱明贵。两家虽是近邻，但交往甚少。朱家有一副很大的旧蒸笼，黑泥湾的人家每逢过年过节婚丧嫁娶，都来朱家告借，但岳家并不去借，自制了一副小蒸笼。岳常生懂一点兽医，但朱家的牲口病了，也并不去请他，而把牲口拉到十里外的兽医站去。然而，两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孩子们常混在一起玩耍，掌柜的互相见面也点头问候几句，只不像别的庄稼汉之间那样知心谈心，互相也不探究对方庄稼的事，以及外面市场的生意之类。两家的生活是独立的，并且有意无意躲避某种依赖性和那种邻里间应有的互助性。朱家旧社会是这里的老财主，据说有三百亩土地，二百多只羊，三辆马车，是方圆五十里最荣贵的一家。解放前几年，朱氏家族虽因战乱，每况愈下，出现衰败趋势，但家底尚有余存，所以一解放，土地改革开始，朱家便成了这里罪大恶极的地主。朱氏家族的活祖宗，朱明贵的父亲上吊自杀，他的大儿子也被人打死，二儿子和三儿子逃往老家青海，只剩下朱明贵和他的四哥。前几年他的四哥又搬到青海，黑泥湾朱氏家族的门户只能由朱明贵一人撑着。

朱明贵很小做小公子时，不爱读书，而喜欢光着屁股蹲在小河里，让清凉凉的水淹过下半身。他是老小，家里没得管，他便常跟着给他家放羊的小羊倌到山里去耍，久了，那羊群便也很听他的话。他也学会了羊的配种、接羔和护理羔羊，掌握了羊群的生活习性。他老子骂他投错了胎，说他投到母羊肚子里才合适。前几年包产，虽说朱明贵过了半百，但还是喜欢务弄羊群。队里的羊按人平均分到各家各户，有些人家觉得羊群分散难操心照料，又正值羊只越冬，死了几只，剩

下的干脆低价出卖，朱明贵乘此四处借钱、赊账，竟然很便宜地买得了一群瘦弱的羊。虽则越冬死了几只，春初又死了几只，朱明贵很是伤心，当春草上芽时，还有近百只羊赶上山去。直至今春，羊只发展到二百四，又值毛价肉价上涨，朱明贵发富起来了。山庄人到今才觉出错了主意，十分羡慕朱家这笔活存款。朱明贵的大儿子朱文山虽在外面工作，收入不及他的四分之一。二儿子朱文俊性情温和寡言，喜欢侍弄蜜蜂，三年已达十七箱，收入也很可观。山庄人并不怎么喜欢高档商品，朱家的资金几乎全用在再生产上，买了磨面机，有了压面房，买了榨油机，又盖了榨油房，还有手扶拖拉机、割草机。但目前朱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抽不出人手经营这些小机器。

岳常生的老家在山西，民国二十年逃荒至此，一直给朱家做长工。解放后才翻身当家做主，分到了几间土房，有了吃有了穿，几十年日子过得虽则很苦，但也红火热闹。岳常生是独子，老子土改时死了。岳常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岳世东，二儿子岳世方，三儿子岳世红，最后一字合成“东方红”。那时大儿子十岁要进学堂，岳常生冥思苦想给儿子起名，起了又老觉得不合适。一天他去拾粪，山里几个孩子唱《东方红》，他突然灵感奔发，一股脑给三个儿子起了名：世东世方世红，意思是世世东方永红。后来，他老婆问他再生孩子怎么起名，他笑笑说，就起世太世阳世升吧，世世太阳永升。可他老婆第四胎生了个丫头就不再生了，这世太当做丫头的名，便大不雅观。他于是随便给起了个平常的名子：岳玉兰，奶名叫兰兰。玉兰十八，出落得水灵秀气，如山里芙蓉一朵。山庄的后生路过岳家门，都要驻

足三分钟。

但是，岳家的家境并不好，多产孩子，前几年把屋里值钱的家什都填了肚子，山庄媳妇价格贵，等二房媳妇娶过来，岳常生已经熬去了半身肉，两间箍窑（山里人用土坯在地面上围成，像窑洞一样，一般盛放杂什）被二房媳妇占去，原有五间土房必须加三道隔墙：老两口一室兼客房，玉兰一室兼杂什房，小儿子一室兼厨房。每间屋子和每个箍窑中都拥挤不堪。羊只一分户就卖了，给二儿子的媳妇送了礼，队里分给一头骡子，得了肠病，岳常生自恃懂点兽医，不愿花钱，结果骡子肠臌气，一命呜呼。岳常生的老婆哭天喊地，比死了亲爹娘还委屈伤心，一家人也一筹莫展。幸亏还有一头老草驴算是个盼头，将来说不定生个驴骡，也可以填补个牲口。黑泥湾广种薄收，每年必须要有一头强牲口犁地耙地种田打碾，干这些活，十几个强劳力也抵不住一头牲口。岳家种地没牲口就得借人家的，借人家的牲口就得换工，一个牲口换两个人工，在这爱惜牲口如命的年月，人家也算通情达理。所以岳家虽说有几个强劳力，日子仍过得紧紧巴巴，而且没有丝毫改观的迹象。两房媳妇——大媳妇和二媳妇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公婆儿媳孙子，吵吵嚷嚷，打崽骂婆，搞得举家鸡犬不宁。这一日，老大世东要上山挖煤，便惹出许多事端——

第一章

“爹爹，今天又上山？”儿子超超背起书包，看爹爹收拾茭茭筐担，小心地问。

“嗯哪。”岳世东答应一声，一边用猪毛绳盘扎着茷茷筐，一边说：“去奶奶屋倒点水，箱里有炒面，自己拌着吃些，早去学堂。”

超超穿着一件很旧的短裤，开洞的补丁露出白白的膝盖。

“炒面不想吃就先去学堂吧，中午再来吃，吃面饭。”岳世东看儿子不走，又说。他满是老茧的手使劲扎着猪毛绳，一用力，“啪”，猪毛绳断了。

“爹爹，人家都买字典，《新华字典》，一元钱。”超超怯怯地说。

“人家买字典管你什么事。”岳世东驳了儿子一眼，伸出脚踏住猪毛绳的一端，双手不停地在另一端搓捻着。

“爹爹，字典可以查字。”

“查甚字，叫你去识字。”他又看了超超一眼，见儿子可怜巴巴的样，缓了口气，“字典查字是好，可它反而会让你识不了字，爹也……用过，小时候。”他说着，初春的寒风吹动着儿子的短裤，超超缩成一团，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伤感，一狠劲，“啪”一声，猪毛绳又断了。

他跑进里屋，儿子还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茷茷筐发愣。他在里屋里想找到可以扎紧茷茷筐的绳子，但终没有找到。他出门看儿子还愣在那里，系书包的羊毛绳又粗又长，书包一直挂到超超大腿上。他又有点烦躁地走进窑里转了一圈，仍然没有可用的绳子。他走到儿子的前面。

“书包——给爹。”

超超把书包从肩上取下。他把系书包的羊毛绳在手里捻了好一会，“啪啪”两下，揪了书包带。

“书包用胳膊夹着吧，到了学堂里放在桌子上。”

超超的眼里滚着泪花，忍着。又把书包接过，不敢抬头看他。

“爹爹，咱，要买，字典。”

他终于直起腰，立在儿子的前面，羊毛绳在手中揉搓着。过了好久，他的喉咙才像咽下什么，慢慢弯下腰，又拿起了那半截猪毛绳。

“去学堂吧。”他生硬地说。

“爹——”儿子哽咽着，喊了一声，缓缓转回身，双手把书包抱在胸前。

儿子走了。他盯着儿子消失的土窑门，突然感到院子里空荡荡的，想起超超的羊毛书包带扎在茛茪筐上，却感觉双手无力，浑身也没了力气。

“谁惹孩子啦？谁惹咱的超超啦？”尖细的声音从院子外面传来，那破旧的窑洞式大门里闪进一个女人，她披散着头发，汗水淋淋，头上冒着热气，把肩上的半背篓湿马粪倒在院子里，又用脚将马粪扫开，以便让马粪晒干。她是世东的婆娘，叫凤莲，天不亮就出门找粪拾。虽说世东挖煤，但挖出的煤自己却舍不得烧要卖给别人，夏天自己拾粪、草生火做饭，冬天无奈才用点煤。

女人见他闷闷地蹲在院子里，又见他手里的羊毛绳，被汗水蒸热的脸顿时冷了。

“你，打了孩子？”

他没有出声，捏紧羊毛绳。

“你，打了孩子！”

“别管。”他发狠地说。

“你，怎么把孩子的书包带撕啦！你们岳家就穷得置不起半截羊毛绳子？好不易孩子有了书包带……你，死人，嫁到你们岳家，冤呀！”女人一肚子的委屈涌上来，拖着哭腔放高了嗓门。她是说给整个院里的人听的。

“你要泼。”

“你管不了！”山里的女人很少吵架，吵起来必须哭，哭着喊，哭着骂，骂着打。凤莲忍不住也哭起来。

他像秃木桩，站在那里。他明白委屈了她，但他不愿自己的女人当院耍泼。

“你，进去！”他对着她吼道。

“不进！”女人明白他的弱点，对着院子大吵起来，“你们岳家就这么个死样，真冤呀！你还打咱的超娃，可怜咱母子，呜呜……”

旁边的箍窑内住着世方两口子，此刻那箍窑里无声无息。对面五间土房中，老两口的门上挂着门帘，门帘有气无力地随风摆动着；小姑玉兰的门也敞开着；厨房里传来老三世红忽高忽低的声音：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你，进去。”他只钉在那里对自己的女人喊。

“不进，你们就知道打人，在孩子婆娘身上出气，呜呜……”

“打死你，贱鬼。”

“打，打，打，”女人一面喊，一面看着对面老两口的屋门，“打呀，打死了你们岳家还得赔棺材。”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厨房里仍是哀怨而无力的唱腔。

婆婆掀开门帘，急忙走进女儿房里。过一会，玉兰从门里出来，世方和他的媳妇慧英也来劝架，凤莲见小姑和二弟媳来了，哭得更上劲了。这时，恼怒和羞愧的老实人世东却伸出了忍不住的拳头，向自己女人身上打去。哭声被打断片刻，接着凤莲更凄伤地嚎啕起来。世方连忙拉住大哥，世东挣脱弟弟，连推带搡，不顾一切地将哭喊的凤莲拉进屋，撞窑门狠狠地被关上，里面继续是呜呜咽咽的哭声。

“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不要……”

呜呜的哭声渐小了，变成了间断的哽咽，过一忽儿，窑里便安静下来。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厨房里世红的唱腔忽大忽小，一会儿悠扬，一会儿低落。

“畜生！”在土屋里抽闷烟的掌柜岳常生无法再忍下去，哆嗦着半茬胡子，踉跄几步，从门后抄起一根木棍向厨房走去。

“世红，红儿，你爹来了，快，快跑呀。”老婆婆气喘吁吁地喊，她挡不住老头，只能赶在老头的前面跑到厨房。

“不要问……不要……”

世红斜靠在厨房的土炕边，半闭着眼睛，见爹提着木棍进来，只微睁了一下眼，又眯上了。

“畜生，你唱！”老头子在吼，木棍捣得地面山响。

“红，红儿，快，快跑……”老妈妈狠劲地推他。她知道老头子的棍子是不留情的。

世红却懒得再睁一下眼。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已经供他念书十五年了，他已经两年高考落榜，连预选也没

份。他想回山来给家里做苦工，偿还一下全家人付给他十五年的期冀与心血，偿还二十多年父母哥嫂的养育之恩，可他只劳动了一年，不长庄稼的黄土地，终于使他由失望变成绝望。

“红，红儿，你怎么啦？”苍老衰弱、两鬓白发的老妈妈摇着他，他仍然无动于衷。

木棍终于躲过老妈妈，抖抖地落在他的干腿骨上，他不由一声呻吟，睁开眼，没有一点怨恨地看着气得哆哆嗦嗦的父亲。

“爹。”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看了一眼老泪纵横的妈妈，又半闭上眼。

木棍被甩到外面，岳常生差点栽倒，他一把提住儿子的衣领，想把他提起，可力大厚实的世红纹丝不动。

“哎，咱的畜生呀！”

他痛苦似的叫喊一声，又跌跌撞撞地出了门。

世方和媳妇悄悄下地去了，玉兰在屋里呜呜地哭起来。

老婆婆看院里打哄的猪，一边去给猪拌食，一边用袖口擦着泪。

第 二 章

像归鸦的翅膀，他缩成一点黑星向大山深处走去。旷野的风吹拂着他瘦干的身子，他随风颠簸在草芽初上的山峦之间。在一山的背弯处他站住，面对前面稀疏的青苗地，他的心紧缩着。自从死了骡子，家里的这片地每年秋后只翻一茬，保不住墒，春苗逢着旱时，麦芽总是蔫蔫的，秋天的收成也